

人才筑基培育耐心资本

国有大行旗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掀起了“抢人”热潮。近期,中邮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公开招聘,招聘岗位涉及5部门8个岗位,更青睐具备投资、科技、风控、数据、财务、法律、理工等交叉背景的人才。无独有偶,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年内已两次“揽才”,面向全国乃至海外招揽优质股权投资人才,更加注重高学历、强专业、复合背景。此外,今年4月,建信投资还开启了海外人才专项招聘,其门槛更高,要求应聘者有知名高校博士学位,且具有国际组织、国际知名企业、海外高校、海外商业性金融机构或金融监管机构不少于3年的连续全职工作经历。

银行系AIC对于高端复合型人才渴求,源于其业务定位的全面升级。在成立之初,银行系AIC的核心职能是市场化债转股、化解企业债务风险。2017年,工银投资、农银投资、

中银投资、建信投资、交银投资五大行AIC相继设立。今年3月,中邮投资成立。加上此前成立的3家股份制银行AIC,银行系AIC扩容至9家。随着股权投资试点持续扩容以及行业资金规模迅速壮大,当前,银行系AIC已经逐步成为股权投资市场的重要力量。目前,9家银行系AIC合计注册资本1485亿元,2025年五大行AIC总资产超6000亿元,较2018年增长3倍。从债转股到股权投资,银行系AIC正在逐步转型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耐心资本。

银行系AIC业务定位的升级需要其具备投资的“真功夫”。AIC业务定位升级的过程中,其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专业性。传统银行业务的风险偏好和股权投资的风险控制要求截然不同,服务的企业更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一般来说,银行提供贷款的企业,其商业化模式已经趋于成熟。而转型成为耐心资

本,AIC面对的更多是处于成长早期、从事前期研发,商业前景尚不明朗的企业,这使得银行系AIC在股权投资领域的专业性面临更多考验。

持续加码硬科技对银行系AIC的能力也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当前,国有大行AIC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核心领域,持续加大投资力度。聚焦专业的投资赛道需要其广泛吸纳具备硬科技背景、股权投资实操经验的专业人才,同时补齐合规、风控等配套能力,如此方能适配硬科技项目投研、全周期基金运作等需求。正因如此,人才结构的迭代升级尤为关键。当前,银行系AIC集中发力招揽人才、持续抬高用人门槛,直观反映出当前行业内高端复合型人才不足、结构性缺口突出的现状。作为总资产超过2000亿元的头部机构代表,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冯军伏近期在“第二届AIC股权投资研讨会”上提出,加快培育专业化复合型人才队伍。

吸引来人才之后,银行系AIC更需要搭建让人才留得住的机制。随着科技金融的发展,各方对专业复合型人才의 争抢更为激烈。银行系AIC需打破传统银行思维,搭建适配股权投资业态的长效激励体系。一方面,应根据长期投资收益特征,设立与之相匹配的长周期考核、差异化容错机制;另一方面,应摒弃短期业绩导向,建立覆盖项目全周期的考核评价模式,完善差异化薪酬体系;此外,还应完善人才晋升通道与专业化培养体系,强化产业研究与投研能力建设,稳定核心复合型人才队伍。如此方能让专业复合型人才愿意来、留得住,提升银行系AIC专业能力,共同为服务新质生产力添砖加瓦。

财金纵横

商业银行综合施策处置不良资产

2026年以来,商业银行加速化解不良资产,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以下简称“银登中心”)的不良贷款转让公告更新频繁,百万级、千万级、十亿级不良资产包纷纷挂牌。从商业银行经营的角度看,不良资产处置的压力从何而来?商业银行在化解不良资产的过程中有哪些举措?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专家。

多重因素叠加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妥处置金融机构不良资产。6月5日,金融监管总局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感、紧迫感。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监管趋严压缩了银行的盈利空间,传统业务模式面临转型压力,如何在化解不良资产风险的同时,适应监管变化、实现业务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银行业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

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主要监管指标情况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正常贷款余额239.2万亿元;不良贷款余额3.7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742亿元;不良贷款率1.51%,较上季度末上升0.02个百分点。在不良贷款规模攀升、处置压力加大的同时,202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4%,较2025年底的1.42%再次下探。

分机构来看,2026年一季度末,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573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22%;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5532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22%;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652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85%;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853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79%。对比2025年四季度末的情况,以上4类银行의 不良贷款余额均有所增加,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有所提高。曾刚表示,银行业不良资产呈现总量可控、结构分化明显、重点领域风险集中的特点,不良资产的经营处置能力,正在成为银行差异化竞争的新维度。

“银行加速处置不良资产,是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经营需求共同驱动的结果。从外部看,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速放缓导致部分行业及项目回款周期拉长、回收预期走弱,银行难以单靠展期等手段消化风险,倒逼其主动出清。”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俊成表示,从内部看,加速处置不良资产是银行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的战略选择。通过转让高风险、低流动性的不良资产,银行可直接压降风险加权资产规模,释放被占用的资本,为新增信贷投放腾出空间,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

多元路径推进

核销是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传统路径,即动用贷款损失准备,将确认无法收回的不良贷款从账面上清除。202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74605亿元,拨备覆盖率达203.14%,可见核销的家底殷实。不过,在净息差收窄、利润空间下降的压力下,银行需通过更多渠道化解不良资产。

2021年,原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开展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个人不良贷款转让试点,首次将个人消费信用贷款、信用卡透支、个人经营类信用贷款纳入可转让范围。在试点过程中,金融监管总局2024年发布《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不良资产业务管理办法》,2025年发布《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规范受让方业务流程、完善监管框架。

2026年1月,银登中心发布《关于延续不良贷款转让业务费用优惠安排的通知》明确,为配合试点业务平稳延续,做好各项市场服务与支持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银登中心继续对不良贷款转让业务暂免收取挂牌服务

费,并对交易服务费予以八折优惠。

记者查询银登中心官网发现,截至7月15日,今年已发布不良贷款转让公告超1000条,资产招商专区更新活跃,国有大行、股份行、中小银行的身影频繁出现。除直接转让外,银行还可通过收益权转让处置不良贷款。李俊成表示,2026年以来,银行业在银登中心挂牌转让的节奏明显加快,处置行为从年底集中“突击式”转向常态化运作,处置逻辑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出清,反映出银行管理风险的意识进一步加强。

从处置资产的构成看,零售端不良信贷加速暴露。记者在银登中心官网发现,7月以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地方分行纷纷挂牌零售端不良信贷批量转让项目。7月2日,浦发银行同日发布两期信用卡不良贷款转让项目招商公告,两期公告的未偿本息费合计约72亿元。曾刚认为,过去谈银行不良资产,视线大多落在对公端,最近几年,这一格局正在悄然改变。在零售端,按揭相对稳健但边际承压,信用卡与经营贷风险集中释放。此外,多头借贷在下沉客群中较为普遍,零售端坏账的链式传导效应值得警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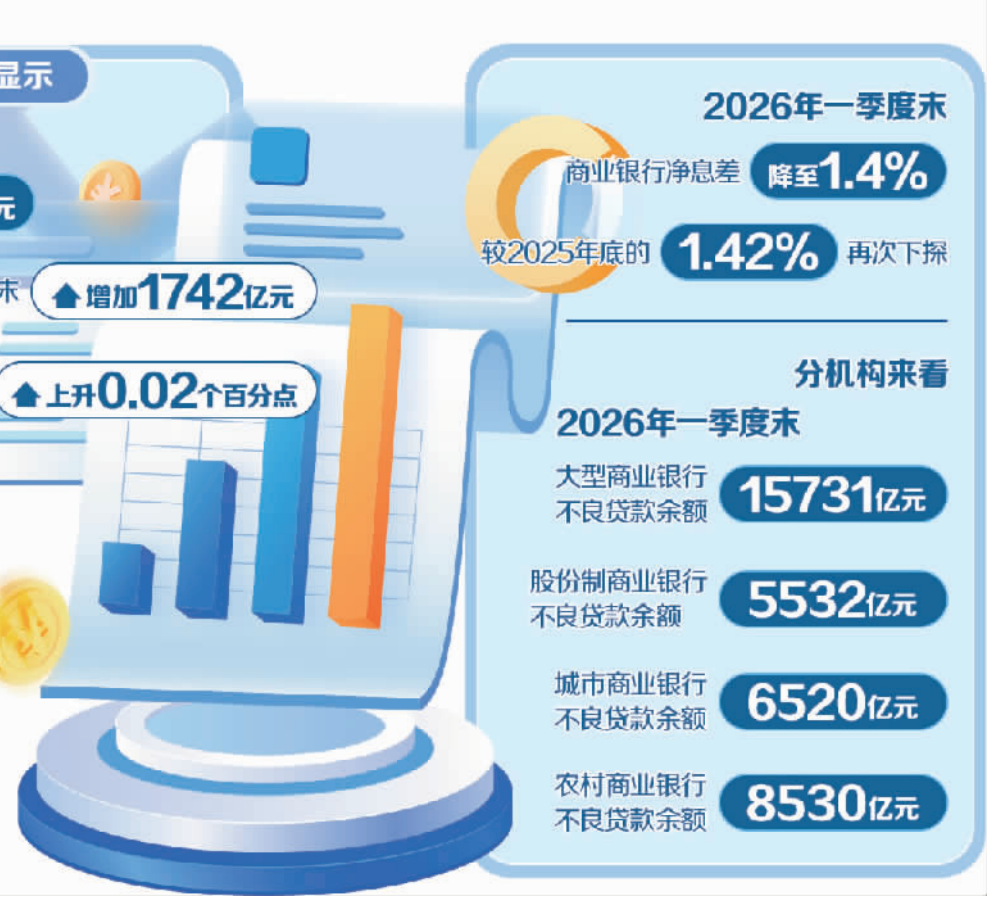
资产证券化是银行化解不良资产的创新工具,将不良贷款信托给受托机构,转化为可在市场上流通的证券产品。记者在中国债券信息网查询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时发现,截至7月15日,建设银行的“建欣”系列产品已发行至第9期,工商银行的“工元至诚惠银”系列产品已发行至第5期,招商银行的“招元和萃”系列产品已发行至第7期。曾刚表示,不良资产证券化对基础资产有严格要求,需具备较高同质性、能产生可预测现金流、权属明确且具备可转让性。与正常资产证券化相比,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现金流更多依赖抵质押物处置、担保人追偿等,还款金额和时间的不确定性更大,对产品结构设计要求更高。

“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呈现明显的机构分层特征,国有大行与股份制银行依托标准化债权、清晰抵押物优势,采用不良资产包批量转让模式;还可凭借高市场认可度、专业团队优势,通过不良资产证券化实现出表与资本释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轩表示,中小银行受不良资产结构复杂、遗留问题多、资本缓冲不足等约束,更倾向于属地化清收或与地方资管合作,“想转难转”的困境有待解决。

多方合力破局

在内外压力下,银行业通过多种方式化解不良资产,但仍面临压力与挑战。李俊成认为,银行业已逐步形成涵盖多种手段的综合处置体系,处置渠道更加多元,市场化程度显著提升,但资产质量的结构性压力未根本缓解,零售信贷领域的风险仍处于释放期。

银行应如何破局?“从内部来看,银行不良资产管理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夯实自身专业化经营基础。银行不应将不良资产管理停留于事后被动处置,而应将风险管控前移,构建贯穿贷前、贷中、贷后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以主动经营思维替代消极清收导向,从源头压



降风险、在过程中创造价值。”曾刚表示,有条件的银行不应仅将自身定位为不良资产的被动持有者,而应主动成为特殊资产生态圈的节点,与资产管理公司、特殊资产投资人、资产服务商、产业投资人、司法与拍卖渠道、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会计税务顾问等各类专业主体深度合作,形成分工明确、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处置合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多渠道加大资本补充力度;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3月份,金融监管总局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推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研究多元化补充中小金融机构资本”,为银行消化不良资产提供更厚实的安全垫。

6月份,金融监管总局发布2026年规章制度工作计划,预备制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办法,这将与此前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业务管理办法》《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协同构建监管体系,是完善制度供给的重要举措。

“建议加快完善估值定价、信息披露、司法协作等基础设施,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市场透明度与定价公允性。同时,强化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加快司法处置效率,打通中小银行不良处置的‘最后一公里’。”田轩表示,当科技赋能成为行业共识,建议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优化不良资产估值与尽调流程,引导银行分类处置不同类型不良资产,平衡短期损失与长期价值。

为进一步明晰发票开具行为边界、前置防范涉税风险,今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纳税人合规开具发票正负面清单》(以下简称《清单》),通过“正面引导+负面禁止”的形式,为纳税人合规开具发票划定标准线和警戒线。

“不少企业在发票管理中并非缺乏合规意愿,而是缺乏将合规要求转化为具体操作流程的能力。”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委员程锋认为,《清单》的最大特点在于将合规要求进行集成化、场景化,让企业能够更加全面、精准地明确“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通过清晰的正面指引和反面提示,帮助企业自觉健全内控机制、明确岗位职责,为防范涉税风险筑牢制度根基。

从内容来看,一是看开票、受票主体是否合规。开票、受票主体应具备相应的生产经营能力,发票、货物(服务)、资金、合同的对应主体应保持一致,发票应由实名办税人员完成身份验证后开具。二是看生产经营业务是否合规。发票所承载的业务要真实有效、商业目的合理、符合交易常识、原则上契合“四流一致”(合同流、物流/服务流、资金流、发票流)的基本原则。三是看票面信息要素是否合规。发票开具应根据业务性质、主体类型等正确适用发票票种或标签;票面要素信息要填写完整、准确,与实际生产经营业务相一致;开具红字发票需遵循规定流程、依据充分。四是看发票开具时限是否合规。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在发生经营业务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发票。

据了解,对业务场景识别和政策条款理解不准确是很多企业涉税问题产生的根源。部分企业将实际提供的咨询服务开具为“会议费”“服务费”等笼统项目,或者将不同税率、不同性质的多项业务合并开具,导致发票无法真实反映交易全貌。这类行为容易掩盖真实业务性质,可能会影响税额计算,或是被系统识别为代开、虚开,引发后续核查风险。

对公账户使用不规范也是实践中常见的问题。部分纳税人图一时便利甚至出于隐匿收入等目的,使用个人账户、微信、支付宝等收取经营款项。对此,《清单》明确划出红线“大量使用个人账户、微信、支付宝或现金等形式收款,且相关收入未申报纳税”属于不合规行为。

此外,非常规时点开票的合规边界也需格外留意。正面清单允许的清算期间开票,主要适用于企业正常终止经营时,补开存续期间已发生但尚未开票的合规业务;而负面清单指向的“突击开票”,如“长期静默经营、躲避税收风险扫描、择时集中大量开票并走逃”等情形,这类行为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是税务稽查的重点,“变更法定代表人前后或注销前集中开票”,则可能会引发后续核查风险。纳税人如确有未开票的合规业务,应按规范流程开具并留存合同、付款凭证等备查,切不可心存侥幸。

程锋表示,《清单》的出台不仅是监管要求,更是企业提升内部管理效能的重要契机。企业应加强交易全链条管理,留存合同、物流单据、验收记录、付款凭证等资料,强化事前审核、事中控制和事后复核,推动发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合规转变。对广大中小微企业而言,尤其需要定期开展发票风险体检,完善合同管理等财税资料归档制度,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能力。

本版编辑 于泳 美编 吴迪

流动性调控精准度进一步提升

本报记者 勾明扬

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期限为1年期。同日,中国人民银行还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其中,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分析,7月MLF到期4000亿元,本次操作将实现1000亿元流动性投放。此外,当月6个月期限买断式逆回购净投放5000亿元,3个月期限买断式逆回购则是净投放2000亿元。结合本次MLF1000亿元净投放,截至目前,本月实现8000亿元中期流动性投放。“MLF延续净投放属于市场预期内,而7月中下旬存单中权较为稳定,或指向商业银行长期负债压力稳健,因此MLF净投放规模相较于上月减少了1000亿元。”明明补充道。

“7月MLF连续3个月加量续作,以及中期流动性恢复净投放,有两个直接原因。”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一方面,前期央行公开市场各项操作适度调减等带动下,7月市场利率回升。其中,银行间市场存款类机构隔夜质押回购利率(DR001)、银行间存款类机构7天质押

式回购利率(DR007)都已升至政策利率1.4%附近,1年期商业银行(AAA级)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也有一定幅度上行。这意味着前期市场流动性偏松局面已经扭转。7月中期流动性恢复净投放,有助于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避免市场利率过度上行,进而稳定市场预期。另一方面,从已公布的发债计划来看,7月政府债券净融资将显著放量,有望达到1.3万亿元左右,较上月大幅增加4000亿元左右。这样来看,7月中期流动性加量续作,有利于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

在中期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的同时,预告的隔夜逆回购操作则是为了更好匹配金融机构在月末等时点的短期流动性需求。“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部分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可能只有两三天,央行若仅开展7天期逆回购操作,流动性会有一定淤积,这时候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可以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降低金融机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澜在7月15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民银行将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研究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率,并和市场做好沟通。

对于合计2100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操作预告,业内普遍认为符合市场预期。王青分析,7月

末前后隔夜逆回购操作频率较6月末增加了1倍,同时,央行较早时向市场做了提前沟通,符合预期。这意味着7月末DR001波动性会受到更有力的控制,从而促进短端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平稳运行。

“8月3日仍然选择3000亿元的投放,或是为了避免当日7天期逆回购集中到期对资金市场和债市形成太大冲击。”明明认为,总体来看,本次隔夜逆回购操作公告体现了对于流动性市场的呵护态度。

记者注意到,本次隔夜逆回购操作延续固定利率、数量招标的模式,且并未公布中标利率。“目前,隔夜逆回购操作看重的不是利率,而是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能力。现阶段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还是主要政策利率,从实践效果看也较好地发挥了市场定价锚的作用。”邹澜表示,公开市场操作的量变化比较大,期限品种也比较多,这主要是由于影响银行流动性供求的因素较为复杂,财政收支、准备金缴存、现金投放等都会有重要影响。人民银行会统筹考虑这些因素变化,合理安排公开市场操作的品种和规模,有时会回笼、有时会投放,最终是保持流动性总量处于合适水平,从而促进短端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平稳运行。